

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系列动荡，面临严峻挑战。通胀处于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多数地区的金融环境不断收紧，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新冠疫情持续不退——这些都对经济前景造成了严重影响。疫情期间，货币和财政政策曾为经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而目前，政策制定者致力于让通胀降回到目标水平，因此他们正推动上述政策回归常态，给需求降温。但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增长放缓，甚至出现萎缩。全球经济今后能否健康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几个因素：一是能否成功校准货币政策；二是乌克兰战争的走势；三是是否会再次发生与疫情有关的供给侧扰动，如中国出现的这种情况。

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将从2021年的6.0%下降至2022年的3.2%和2023年的2.7%。如果不包括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最严重阶段，那么这将是2001年以来最为疲弱的增长表现，其反映了几大经济体增长的大幅下滑：2022年上半年，美国GDP收缩；2022年下半年，欧元区出现收缩；中国经历了持续的疫情反复和防疫封锁，同时其房地产行业危机加剧。约三分之一的世界经济面临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全球通胀预计将从2021年的4.7%上升到2022年的8.8%，但2023年和2024年将分别降至6.5%和4.1%。通胀水平高出预期的情况在发达经济体最为普遍，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形势则存在很大差异。

经济前景持续面临异常巨大的下行风险。央行可能错误判断降低通胀所需的适当货币政策立场。几大经济体的政策路径可能继续分化，导致美元进一步升值并引发跨境问题。更多的能源和食品价格冲击可能导致通胀持续更长时间。全球金融环境收紧可能使很多新兴市场陷入债务困境。俄罗斯停供天然气可能抑制欧洲的产出。新

冠疫情若出现反复，或是发生新的全球卫生恐慌事件，都可能进一步阻碍经济增长。如果中国房地产行业危机恶化，可能会蔓延至本国银行业，严重拖累中国的经济增长，并带来负面跨境影响。地缘政治分裂可能会阻碍贸易和资本流动，进一步损害气候政策合作。风险明显偏向下行，一年后的全球增长率有25%左右的概率会降至2.0%以下——这处于1970年以来全球增长率的最低第10百分位水平。

为防范这些风险，首先要确保货币政策坚定实现恢复价格稳定的目标。如第二章所述，如果家庭和企业对工资和价格的预期是在近期通胀形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那么可能发生通胀脱锚；而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就必须前置性地大幅收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重点是通过有针对性的短期支持来保护弱势群体，在全球范围内减轻生活成本危机给他们带来的负担。但财政政策应保持足够偏紧的总体立场，以确保货币政策能够实现其目标。经济增长放缓和举债成本上升导致政府日益陷入债务困境。为应对这一问题，各方需要切实完善债务处置框架。随着金融环境收紧，各国应继续实施宏观审慎政策来防范系统性风险。各国还应加大力度推动结构性改革，以提高生产率和经济产能，这将缓解供给约束，从而为货币政策抗击通胀提供支持。加快绿色能源转型的政策将在改善能源安全和降低气候变化成本方面带来长期回报。正如第三章所述，若能在未来八年内分阶段实施正确的措施，宏观经济成本将被维持在可控的水平。最后，成功的多边合作将防止分裂，避免过去30年经济一体化在增进经济福祉上的成果付之东流。